

儿童文学界的“诺奖”

中国作家曹文轩拿了

4月4日下午，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据悉，这是该奖创设60年来，第一次由中国作家折桂。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于1956年创设，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授奖对象是作家而非作品，一人一生只能获奖一次，成为其终身荣誉。

曹文轩，1954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的一个乡村。

1974年，曹文轩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作为学者型的作家，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既具有丰富的中国经验，又有着开阔的国际性视野。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被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读者所理解。



谈获奖



“独一无二”是奖项最看重的品质

笔者：作为国内获得安徒生奖的第一人，心情如何？

曹文轩：比较平静，没有周边的同胞激动。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得也好，如果没得也不会失落。

笔者：对于此次获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曹文轩：这个奖项不是颁发给我个人的，而是颁发给文学的。

笔者：对个人而言，本次获奖具有怎样的意义？

曹文轩：十多年前，我就给中国文学和中国的儿童文学下过结论：

它最优秀的部分，就是国际水准的文学作品。可是我们没办法去验证，因为我们相信一些国际大奖对这个事情做的判断。

安徒生奖对我个人最大的意义，并不是我得了奖，而是验证了我此前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看法、判断。这也是我获这个奖最高兴的一点。

笔者：能够获此殊荣，与其他几位入围者相比，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曹文轩：进入短名单（决选名单）的五位作家，都是世界上最有实

力的作家。其中两位作家都曾进入过短名单，地位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最终这个奖项选择了我，而且据悉，这是安徒生奖项史上并不常见的情况——评委们看法高度统一，理由是国学作品的独创性。“独一无二”，是安徒生奖最看重的品质。

另外，我的作品高度契合了它的评奖标准，这就是高度的文学性、艺术性。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国际奖项，安徒生奖是比较纯粹的文学奖，它反对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谈创作



“童年所有的一切都将转换为财富”

笔者：从事儿童写作是什么样的契机？

曹文轩：由许多偶然原因造成的。当时我在农村进行业余创作，指导我的是文化馆的一个馆员，也是我业余创作的一个老师，他是做儿童文学的，自然而然把我带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笔者：为儿童写作可能更多时候要与他们有一个相似的视角，这么多年来，如何保持童心？

曹文轩：也不需要，童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果有，也不会失去。它自然就在那个地方。

笔者：评委会说你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痛苦的童年生活”。

曹文轩：美国作家福克纳讲过：我最大的财富在于我拥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对我也实用。童年苦难的时候你是从内心拒绝的，可是它在多少年之后转换为财富，你是想象不到的，因为你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对于作家来讲，童年所有的一切都将转换为财富。

笔者：如何看待儿童文学创作的“悲伤和痛苦”？

曹文轩：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快乐，会使

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傻乎乎地乐，不知人生苦难地咧开大嘴来笑，是不可能获得人生质量的。

一部文学史，85%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比如安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给人带来忧伤和痛苦的。当我们在说忧伤时，并不是让孩子绝望、颓废，而是生活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痛。

谈发展



不能拿世界最优秀的作品来比较

笔者：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有哪些变化？

曹文轩：最大进展是，越来越多儿童文学作家认识到儿童文学最重要的品质是文学性和艺术性。当然也有部分作家在这个语境里头迷茫，反而离它越来越远，遵循的是商业化原则。这两个走向都有。

笔者：国外儿童文学创作有何启发？

曹文轩：他们真的很纯粹，想着在做一份文学的事业。一般情况下没有太多的考虑，哪怕他的书卖得并不好，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还是坚守那份文学信念，对我启发很大。

笔者：国内儿童文学创作情况如何，有哪些问题？

曹文轩：中国的童话市场是全世界最大、也是最具活力的。但这个市场的质量并不令人十分满意，甚至令人担忧。因为巨大的商业利润的诱惑，我们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把太多心思用到获得商业利润上，忘记了文学的根本使命，忘记了儿童文学对孩子、对民族、对人类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这个局面需要得到调整。

中国儿童文学体量巨大，相对而

言，质量可能有些问题。但从绝对值而言，它的质量并不低。我们不能拿全世界最优秀的儿童作品，合在一起，来比较我们一个国家的儿童文学。这不公平。

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如何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儿童文学。

笔者：如何看待它的前景？

曹文轩：中国儿童文学应有足够的自信心，因为中国为儿童文学提供了丰富而优质的写作资源。多灾多难的历史，留给中国作家许多精彩绝伦的故事，这是一种补偿。中国作家要珍惜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矿藏，以一个又一个别具一格的、品质优良的中国故事亮相世界，这也是世界的、人类的财富。记得英国独立报在谈及《青铜葵花》时说，这是英国人需要读一读的英国人不知道的故事。

笔者：未来还有哪些写作计划？

曹文轩：一个是在2016年完成两个长篇。另外还有一些系列，比如说从《萌萌鸟》系列，我还要做下去，原来已经出版了五种，还要再出五种。还有可能把丁丁当当继续写下去，也正在考虑。

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傻乎乎地乐，不知人生苦难地咧开大嘴来笑，是不可能获得人生质量的。

一部文学史，85%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比如安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给人带来忧伤和痛苦的。当我们在说忧伤时，并不是让孩子绝望、颓废，而是生活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痛。



■ 翻翻看

如果对曹文轩的印象还停留在《草房子》，你就OUT了。

《山羊不吃天堂草》(1991)

曹文轩笔下的故事，跟随主人公明子，由乡村闯入了城市。而城市与乡土在情感和性格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化作一个山羊宁死不吃天堂草的悲剧又崇高的象征。这是先有题目而后有故事的一篇小说，作者在描绘城市的现实与残酷时，依然守住乡土与纯真的视角，如同书中的孩子最终在与诱惑的斗争中走向成熟一样，乡土情怀也在与城市现实的对立中，获得了厚重的生命。

《青铜葵花》(2005)

青铜与葵花是青梅竹马，青铜是男孩，葵花是女孩，他们在大麦地里一同长大，分享着快乐、苦难、牺牲和命运的安排。曹文轩用纯净、唯美的笔触，艰难地书写着生命的磨难，在流动与诗意的文字背后，是一次精神的沉淀。书写孤独、刻画心灵，作者用最简洁清丽的叙述，将儿童的故事推上了哲学的层面。

《草房子》(1997)

江南水乡油麻地上的六年光阴，在作家的笔下如水做的画卷一般展开，由少年桑桑苦难与美好交织的成长经历，谱出一段不长不短的乡间史诗。田园的惬意与人性的古朴，如鲁迅《好的故事》文中一样如梦如幻，但又因为经过了苦难的蚀刻，而浸透着现实的悲悯，不致如鲁迅的梦一般醒来。精致、纯粹的笔法，调和着作家少年时代关于“水”的记忆。

《火印》(2015)

“火印”这一意象，来自现代女作家萧红力透纸背的小说《狂野的呼喊》，而故事的主人公之一“雪儿”让人想起“黑骏马”的尊严。以抗日为背景，《火印》作为曹文轩十年磨一剑之作，在自己毫无断裂感的风格延展中，承住一道天然而透骨的深刻。曹文轩希望通过小说追求文字的“不朽”，而你只需要真正理解“火印”的意义，就能明白他所谓“不朽”的内涵。



曹文轩在博洛尼亚



(本报综合)